

## 高贵儒雅的孙道临(中)

● 李动

在焦急和惶恐中等待了两个星期,我急不可耐地给孙道临打了电话,他热情地约我明天上门。翌日上午,我按时来到武康大楼孙老师的家。

大热天里,孙道临让王文娟从冰箱里取来了半块冰砖,那时冰砖属于高档食品,4角2分钱一块。他兴趣盎然地听我讲述当户籍警的经历,尤其是对逮捕令婚礼后执行的故事深为感动。我们开警车开到辖区抓一个投机倒把犯时,不远处传来了“噼里啪啦”的鞭炮声,原来今天正巧抓捕的对象举行结婚典礼。我听罢踌躇开来,新郎新娘的亲朋好友都来参加婚礼,我们这几位“不速之客”蓦地闯入新房,不管三七二十一地“咔嚓”给新郎带上冰凉的手铐,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婚礼的主角带上警车,似乎与这大喜的日子太不和谐。虽然我们是依法履行公务,但总感到太刹风景,警察不应在这种场合出现,否则太刺眼,同时,对新郎和新娘以及前来参加道喜的亲友们打击太大。故此,我们

决定跟踪他们,等办完婚礼,过了新婚之夜才实施抓捕。孙道临听完眼圈发红,动情地说,争取拍部反映人民警察有人情味的电影。

几天后,孙道临又约我去他家,他向我介绍了一位戴眼镜叫王炼的编剧,说他写过《枯木逢春》和《邮缘》等剧本,让我与王炼老师合作。我给王老师讲故事时,孙道临不时地补充遗漏的细节,他的记忆惊人,前一时期给他讲的东西,他都“复制”了下来。

我们兴致勃勃地准备大干一场,但因当年上海电影厂只有拍摄两部片子的额度,因经费上的缘故遗憾地流产了。不过,他还记得我这位无名小辈,有次,杂志社的收藏爱好者老周想觅孙道临的墨宝,我便请他写一幅字,他很快寄来了书法作品,其字苍劲潇洒,杂志社同仁赞叹不已。

翌年初春,辽宁《水晶石》杂志的编辑鲍尔吉·原野来上海参加笔会,他听说此事后,提出想去采访这位知识型的表演艺术家。我与孙道临联系后,他欣然应允。当晚,原野特意买了营养液,一起登门拜访。

采访时,孙道临说起对自己一生触动最大的有两件事,一件是上世纪四十年代

初,他就读燕京大学时,与校长司徒雷登和11位学生被日军抓捕,在铁窗里生了一身的疮,整夜难眠,在全国舆论和家人的营救下终于出狱。学校被迫关闭后,在交通部任工程师的父亲为他购买了五只羊,孙道临当起了羊倌,每天上街卖羊奶难以度日,最后无处安身,回浙江嘉善老家度过了一年多百无聊赖的小镇生活,体验了国家沦丧的悲哀和底层布衣的艰辛;第二件是抗美援朝期间赴朝鲜慰问志愿军战士,亲眼目睹了带队的同事范正刚在身边被美国飞机炸死,心灵受到了震撼,体会到了解放军战士不畏牺牲、忠贞报国的献身精神。故此,他在塑造《早春二月》肖涧秋的形象时,想起了江南水乡的生活,表演是天然本色。他还告诉我们,影片里扮演肖涧秋弹钢琴是他自己弹奏的。他在介绍塑造《渡江侦察记》李连长形象时,想起了志愿军战士的勇敢机敏,一改以往“小布尔乔亚”情调,成功地塑造了李连长的形象,突破了本色扮演,是表演上的突破。

孙道临感叹文革被荒废了13年,改革开放后,虽已过花甲之年,但他不甘心赋闲在家,老当益壮,又迎来第二个艺术春天,改行当起了导演,满怀激情地先后

编导和主演了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》《雷雨》《非常大总统》等影片。

临别,孙道临不收礼品,在我们的坚持下,赧然笑纳。

采访后,去单位附近的照相洗照片,取照片时,营业员说我是孙道临的儿子,我笑着说:“孙道临只有女儿,没有儿子。”但几位营业员不相信,笑曰:“不要骗我们了,你长得这么像他,谁信?”我只能摇头,但心里颇为自豪。

三

此后,我每月给孙道临寄《人民警察》,他每年春节前夕都回报寄新年贺卡,每每收到那精致的贺卡和鼓励的祝词,心里充盈着温馨和感动。

1993年秋天,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国际电影节上,见担任评委会主席的孙道临手持话筒主持开幕式,字正腔圆,文采飞扬,妙语联珠,同时操着一口英语,纯正娴熟,口若悬河,博得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。

1999年7月,《人民警察》创刊50周年,孙道临欣然参加纪念活动,并为杂志写文章祝贺,没想到其文情真意切,文采斐然。以前只知孙道临表演导演上乘,没想到他英语写作、琴棋书画均佳,何来的神功?

## 从钦州路到钦州路

● 崔立

那一年,我从地铁1号线漕宝路站出来,沿着漕宝路往桂林公园的方向走,那时似乎上海也只有轨道交通1号2号3号线。刚参加工作的我,从位于郊区的工作所在地,辗转来到同学的租房处。几乎每个双休日,我都会去。同学住在宜山路,市六医院对面的房子里。走二三百米路,经过钦州路路口时,我一路向北,紧挨着河边的这条钦州路,行人不多,车辆时不时开过,像一阵又一阵席卷而过的风。我的大脑里嗡嗡嗡嗡地,有点没有方向的错觉。像这条路,我走过了好多次,却又总是那么的陌生。也像我当时的的工作,同学劝了我好几次,说,不开心就不要做了,你在那里不会有前途的。我说,那我不做那个工作,又做什么呢?那时,我做的是绿化工程的工作,说起来是公司的技术员,负责按设计图放个样。工地上活儿多,工人总不够用。老板就说,你也上吧。手磨出了老茧,磨破了好几次,到后面,我都已经习以为常了。阳光下的河面上,反射着眩目的光。这段长长又短短的钦州路,我每次走过的时间都不一样,心情也不一样。这条略显破落的钦州路,也寄托了我那时心里的慌乱和不安。这样的日子,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?我想啊想,又走啊走,一晃眼之间,宜山路就到了。

这段历时一年多的最初经历,在我脑海里印象深刻。

多年之后,我又一次从地铁1号线漕宝路站出来,去的方向还是钦州路。和那一年不同的是,这次去的是钦州路的另一个方向。我以一个报社从业者的身份,参加记者证的培训。钦州路一路往南,同北面一样的,这边也是紧挨着河边。不同的是,似乎马路上干净一些,边走,我的脑海里也在回想



策马扬鞭(摄影)

陆文

着这几年走过的路。我改行了。因为喜欢写作,并且也在写作上稍有成就,我从工作多年的绿化领域一下子跨到了报社领域。这完全是不同的路径转换,同样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。只为了报社总编电话里的一句话,我们新创办了一份报纸,很适合你,你来吧。又说,当然,你也可以考虑一下。挂掉电话,我的脑子里不断回想着这两句话,像一盘反复回放的磁带。到它终于停下来时,我已经确认,我可以去,哪怕是丢掉了多年的从业人脉也在所不惜。几乎是无缝衔接的一份工作,因为我写作是一方面,更多的,似乎也正如那位总编所说,这份工作特别适合你。也让我能在新的领域如鱼得水般。钦州路就在脚下,和那一年的不同的方向,不同的心情,但我走在脚下的路却更加坚定了。

再走到钦州路上,是去看我那时的同学。同学乔迁新居了,给我打电话,嘱我前来坐坐。同学当时搬离了市六医院对面的房子,因为囊中羞涩,买

了郊区的房。现在,同学通过这些年的努力打拼,还买了宜山路的一套三房,离他当时租的房,也就几步路远。同学说,我就是喜欢这里的氛围和感觉,我做了好多年回来的梦,终于梦想成真了。我突然来了坐地铁的兴致,放弃了开车。从地铁1号线漕宝路下来,去的方向又是钦州路,走的是老路,又像是新的路,因为周边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。这些年,我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。人总要不断往上走的,我离开了报社,去了又一个重要岗位上班。在历经最初短暂的不适应后,我很快在新的环境待了下去,不知不觉也几年过去了。从先前的徘徊迷茫,到现在的沉稳笃定。不仅是性格上的,也是心理上的。像我脚下的这条钦州路,一步一步地一路向前,离我想要到达的目的地越来越近了。

再往前,我目睹着钦州路,徐汇区乃至大上海的变化,同时也映衬着自己的成长和发展的变化。耳濡目染,这一切的变化,真的是越来越好!

## 社会的方言 ● 海巴子

全国方言以省份而论,浙江方言最为复杂。有些地方甚至这个村子和那个村子方言都互相听不懂。最难懂的方言,据说是浙江温州话,温州方言除温州人之外,你是半句都听不懂。

前几年有部电影《风语者》,说的就是利用部落方言,日军听不懂,从而用来传达部队内部的口令。其实,温州方言也曾作为一种独特的密码系统,当年在越南战场上发挥了保密的作用,让温州兵互相大声呼喊沟通,敌方听着干瞪眼。把这样的故事拍成电影,不知道票房号召力好不好。

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沟通的信息系统——方言,在战场上有多大用途,我觉得保密作用还是有的,但在社会学上的意义还是很显著的。由于这种较难掌握,较难破译的系统在同乡面前容易取得信任,且应用成本又极低,所以温州人比其它地方的人多出一套沟通系统,他们商会体系就相对完整,商业上获胜概率就大大增加。这就是为什么温州出商人的潜在原因。

全国范围内,闽南方言,潮汕方言,宁波方言等同属小范围互通,大范围极难懂的方言,所以这三个方言区与温州方言区构成了四大商人方言区,商人层出不穷。闽南方言区有侨界领袖陈嘉庚,远东的首富黄奕柱;潮汕方言区有华人首富李嘉诚,后来的富商更是数不胜数,还有杨受成等;宁波方言区有船王包玉刚,娱乐传媒大王邵逸夫、香港商会会长王宽等;这些商业巨子方言现象绝非偶然,除去经商传统,比别人多一层密码信息就会百战不殆。

在人与人的竞争之中,无论是你死我活的战争,还是唯利是图的商业,信息传递的灵活方便有效保密,并成为一种致胜法宝,当今的中国某些地方,方言依然是天然的法宝,丢掉太可惜。

桂花苑 刊头书法 朱健